



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

LE SIÈCLE DES INTELLECTUELS

纪德时代

[法] 米歇尔·维诺克 / 著 孙桂荣 逸风 /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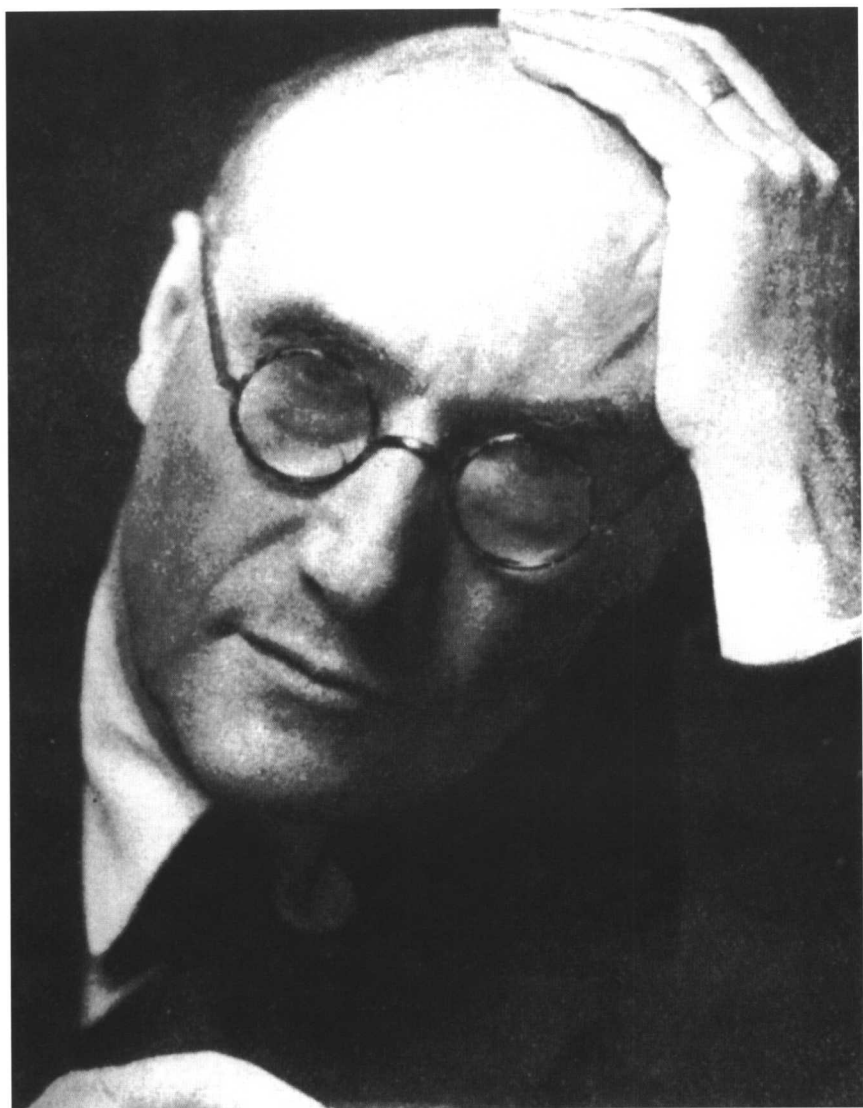
LE SIÈCLE DES INTELLECTUELS 纪德时代

[法] 米歇尔·维诺克 / 著

孙桂荣 逸风 /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江苏教育出版社



■ 安德烈·纪德，1928年。

“我是个不信教的人。但我永远也不会成为亵渎宗教的人。”
(《日记》，1927年11月6日)



■ 亨利·巴比塞 (1873—1935) 1928 年创建《世界》周刊，至 1935 年去世前，是法国共产党最著名的作家。

PREMIÈRE ANNÉE
NUMÉRO 10

MONDE

SAISON D'ÉTÉ 1928
UN FRANC

DIRECTEUR : HENRI BARBUSSE
HEBDOMADAIRE D'INFORMATION
LITTÉRAIRE, ARTISTIQUE, SCIENTIFIQU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COMITÉ DIRECTEUR : A. EINSTEIN, H. GANDY, GUYOT SINGLIER, H. DEBART, H. DE VANDER, L. GAZALLETTE H. HONNARD, LÉON WERTH
RÉDACTION ADMINISTRATION ET PUBLICITÉ 105, RUE MONTMARTRE, PARIS 10 - TÉLÉPHONE : GUTENBERG 5165. 0-71. 2326. CENTRAL 15-13



ÉMIGRANTS, par Henri van Strale



■ 超现实主义者们，中间女子为热尔梅娜·贝尔东，杀死国王报贩马里尤斯·普拉托的人。
第二排第一人为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革命》，1924年12月）



■ 玛格德莱娜·帕兹在1935年举行的保卫和平与文化大会上发言。她身边分别是：巴比塞、尼赞、马尔罗和纪德。

■ 让·吉奥诺 (1895—1970)



■ 安德烈·纪德和罗歇·马丁·杜·加尔 (1881—1958)



■ 夏尔·莫拉斯 (1868—1952) 在《法兰西行动》办公室 (1907 年)。左三为莱昂·都德 (1868—1942)，右二为亨利·马西斯 (1886—1970)。



■ 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勒 (1893—1945)



■ 夏尔·莫拉斯和罗贝尔·布拉西雅克 (1909—1945)



■ 西班牙战争期间，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与埃德蒙·科尔尼里翁-莫里耶（左）和机师马亚尔在一起。



■ 1936年5月24日，人民阵线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前游行示威。



■ 罗曼·罗兰（1866—1944）1936年8月在圣克鲁公园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照片中最前者为雅克·杜克洛。



■ 纪德与瓦扬－库蒂里耶、米歇尔·科尔斯托夫（前）一起出席在犹太城举行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大街命名仪式（1935年6月29日）。



■ 1936年，安德烈·纪德访问苏联，同行者有（从左至右）雅克·席弗林、皮埃尔·埃尔巴、欧仁·达比、路易·吉尤和伊丽莎白·范·里塞尔伯格。



■ 保罗·尼赞（1905—1940）为他的小说《安托万·布鲁瓦耶》签名，1935年。



■ 西蒙娜·薇依（1909—1943）身穿战服在巴塞罗那，1936年。



■ 安德蕾娅·维奥里斯（1879—1950），《星期五》杂志负责人之一。

最近三十年来法国的各种思想,不管人们愿不愿意,也不管这些思想的来龙去脉,不论是马克思思想、黑格尔思想,还是克尔恺郭尔思想,都要以纪德作参照才能说明它的特点。

让-保罗·萨特:《纪德永远活着》
《现代》,1951年3月

目 录

一、安德烈·纪德：“魔鬼附身的人”	1
二、饶勒斯、列宁，还是……甘地？	14
三、超现实主义革命	26
四、罗马严惩法兰西行动组织	41
五、班达与《知识分子的背叛》	53
六、20 世纪 30 年代愤怒的青年	63
七、超现实主义为革命服务	76
八、纪德与共产主义的魅力	89
九、德里厄·拉罗谢勒与法西斯主义的诱惑	101
十、反法西斯的警惕	117
十一、1935 年的作家大会	131
十二、在埃塞俄比亚前线	142
十三、《星期五》	153
十四、马尔罗在西班牙	164
十五、安德烈·纪德在苏维埃国家	174
十六、月光下的公墓	184
十七、马丁·杜·加尔荣获诺贝尔奖	196
十八、秋 分	207
十九、手举菜刀的右翼	218

二十、大转弯	231
二十一、怎么办？穆尼耶的道路	243
二十二、夏尔·莫拉斯的“神赐的惊喜”	256
二十三、铁蹄下的《新法兰西杂志》	267
二十四、黑夜中的作家	279
二十五、宽恕与惩罚	291
附 录 知识分子争取欧洲和平保卫西方宣言	303
大事记	307

一、安德烈·纪德：“魔鬼附身的人”

当莫里斯·巴雷斯慢慢离开历史舞台的时候，纪德逐渐取代了他，成了头牌演员。这是一种大器晚成，因为纪德已经 54 岁了，而他的作品，虽然已经有了好几部杰作，但直到战后才真正被读者知道。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买他的书，读他的书，称赞他青年时代的作品，首先是《人间食粮》。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纪德开始放纵自己的个性。舆论也开始谴责他毒害青年一代，败坏文学界的名声。总之，从此，他占据了人们的思想，成为城里人晚餐时和报纸上的话题。尤其因为纪德是个不可捉摸的人，每一本书的写作方法都不一样，时而是神秘主义，时而是腐败堕落透顶。他用自己的不断变化让人着迷，甚至连他的亲人都因他那光彩夺目的谈话，和他那一个个新的追求而感到震惊。

1914 年，他发表了小说《梵蒂冈的地窖》。用他的话说，这是一部“傻剧”^①，他把自己那些不属于纯小说的故事性作品都称为“傻剧”。傻剧，又称为讽刺喜剧。把这部以连载小说的模式，充满了奇妙无比的曲折情节、不可思议的巧合和异乎寻常的人物的作品称做滑稽模仿或许更准确。其中一个人物，拉夫卡迪奥，就成为一个典型，他宣扬“无缘无故”理论，这种理论使他把一个旅伴推出疾驶的火车车厢门。故事让人读了以后很兴奋，很愉快，但有很多不恭敬的情节，小说的节

^① 又称趣剧，15、16 世纪流行于法国的一种讽刺短剧，其中有一个傻子（小丑）针对当代人物或事件堂而皇之地嬉笑怒骂，可以被用做斗争的一种武器。

选在1914年的《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以后,不可避免地惊动了他的朋友克洛岱尔。克洛岱尔不仅是“圣彼得钥匙”^①的卫士,还是公共道德的卫士,他在3月这一期的《新法兰西杂志》上看到一段节选颇令他不快。身为驻汉堡领事的他,急不可耐地写信给纪德:“以老天的名义,纪德,您怎么能写出我在最近一期《新法兰西杂志》第478页上读到的那段话呢?难道您不知道,在发表了《扫罗》^②和《伤风败俗的人》那样的作品以后,您已经不能再有任何轻率之举了吗?难道真的应当相信——可我始终不愿意这样做——您居然干这种可怕的勾当吗?请回答我。您必须这样做。”^③

纪德当时正在佛罗伦萨,他很愤怒,他第一次表示了反抗:“他有什么权利这样教训我?以什么名义提出这些问题?”他感到有必要吐露真情。他越来越不能忍受为了循规蹈矩,为了使自己的道德、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欲望受到别人的尊重而在自己脸上戴的面具了。愤怒过后,他先向朋友表白自己爱妻子胜过爱自己的生命,然后便坦诚相告:

体面的话我是对朋友说的,就像我对神甫忏悔一样,神甫的严格职责,是在上帝面前为我保密。我对女人从来没有过欲望,我生活中最大的悲伤,就是我那最忠贞、最持久、最强烈的爱情,不能让我去做通常情况应当做的事情。正相反,这种爱情好像遏制了我的欲望。

……我不是自己选择这样做。我可以克制自己的欲望,我可以战胜自己的欲望,但我既不能选择自己的欲望对象,也不能臆造别的对象,无论是遵照他人的意愿,还是效仿他人的做法。

① 《圣经》中说,圣彼得保管着罗马城的钥匙,这里是指克洛岱尔全力捍卫教会。

② 扫罗(Saul, 前1020—前1000),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国王,因《圣经》中对他记载出名。此处为纪德一部作品的题目。

③ 保罗·克洛岱尔,安德烈·纪德:《通信》(1899—1926)(*Correspondance*),伽利马尔出版社,1949,第216页。后面的引出自第217—222页。(原著注)

克洛岱尔忍受了这个打击,但很快就进行了回击。首先,纪德不应当借口自己是“一种生理特异反应的受害者”,这太便宜他了!在克洛岱尔看来,纪德首先是他那耶稣教遗传性的受害者——这种遗传使他只在自己身上寻找行为准则。其次,纪德屈服于“美学的诱惑”,因为,同性恋题材很有“光彩”,可以吸引读者。

整个3月,他们都在进行这场争论。克洛岱尔试图说服纪德,他“可以痊愈”,他必须痊愈,首先为自己,因为不如此,他就要被驱逐到社会的边缘;同时,也为社会,因为他的声望迫使他成为社会的楷模。最后,克洛岱尔认为,纪德需要一位教士!他给了纪德方丹教士的地址,这位教士是专门医治这种病的心理专家。也是在3月,弗朗西斯·雅姆也因为478页上节选的内容给纪德写了一封训诫信,还给了他另外一个教士,让·布里塞神甫的地址。可怜的纪德完全被他那些信仰虔诚的朋友包围了。这还不算完。

1914年的战争使《新法兰西杂志》的合作者分散到四面八方,杂志被迫停刊。杂志编辑部秘书雅克·里韦尔在德国当了战俘。纪德已经超过服役的年龄,就到一家法国、比利时难民收容所服务,在那里工作了将近一年半。在这期间,他深为宗教信仰所困扰,就跟他的朋友盖翁通信,探讨这个使他不安的问题,盖翁已经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狂热的天主教信徒。纪德给朋友的一封信是这样结束的:“我拥抱你,比我先走一步的朋友。”

1916年,纪德写了《上帝,是你吗?》^①,这部作品反映了他的这种信仰危机。在他身旁,雅克·里韦尔的妻子伊莎贝尔也竭力让他听到上帝的声音。当时,纪德准备出版康拉德^②的作品,请她译成法文,因此,他们在奥特伊的蒙莫朗西别墅里有很多机会谈论这个问题。^③于

① 原文为拉丁文:Numquid et tu,又名为《绿色笔记》(*Le cahier vert*)。

② 康拉德(Michael Georg Conrad, 1846—1927),德国作家,德国自然主义流派的代表。

③ 关于这一段,请参阅卡巴尼(J. Cabanis)的《上帝与〈新法兰西杂志〉》(1904—1949) (*Dieu et la NRF*),伽利马尔出版社,1994。(原著注)

是,开始了一种三角关系——天主教徒伊莎贝尔把克洛岱尔跟纪德联系起来,纪德又把他们之间的谈话写信告诉盖翁:“她坚持说,我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天主教徒……”她错了。其实,纪德对伊莎贝尔·里韦尔的说教很不满,就像他不满意她对康拉德作品的翻译一样。在战争的最后两年,他终于推倒了所有宗教方面的困扰,公开承认他那与克洛岱尔宣扬的摩西十诫冰炭不容的享乐哲学。于是,莫里亚克就开始评论这个“魔王式的家伙”:“从来没有什么人像纪德那样沉着、镇定、理智地向基督教教义挑战,尽管他非常谨慎,表示过懊悔,也有过短暂的悔过。”^①

1917年,纪德与年仅17岁的马克·阿莱格雷有过一段热烈的同性恋。这差不多是一个家庭事件。纪德小的时候,确实曾是阿莱格雷牧师的学生,从此以后,牧师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弟弟看待。他的孩子们也管纪德叫安德烈叔叔。1916年,牧师被派到喀麦隆工作,他无意识地对纪德说:“你是叔叔,是‘准父亲’(原文如此),要是你能关照他们,我将会感到很宽慰。”^②然而,纪德居然如此关照他们,马克确实把他当成最可亲的良师益友,那个让·施伦贝格呢,则为马克的哥哥安德烈丧失了头脑。纪德为了同性恋的快乐而牺牲了基督教的苦修原则。安德烈叔叔把他心存的最后一点顾虑跟他的祈祷书一起收藏起来。1918年6月,纪德写信给他妻子,说他不能“陪她到诺曼底度假,他觉得自己在那里会腐烂”,却陪着马克去了英国,马克要在那里进修英语。第二年,1919年,纪德依然依恋着马克,他借口奥特伊的取暖故障,竟然跑到马克父母的家里去住。

纪德的这段恋情中还夹杂着另一个不寻常的故事,其主使人就是他的一个女友——比利时画家范·里塞尔伯格的遗孀,人称特奥。这位特奥夫人,又叫“小妇人”(她留下关于纪德的非常珍贵的《小妇人

①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自传》(*Œuvres autobiographiques*),《回忆录》(*Mémoires intérieures*),伽利马尔出版社,“七星文库”,1990,第505页。(原著注)

② 见卡巴尼(J. Cabanis):《魔鬼附身的〈新法兰西杂志〉》(1911—1951)(*Le Diable à la NRF*),伽利马尔出版社,1996。(原著注)